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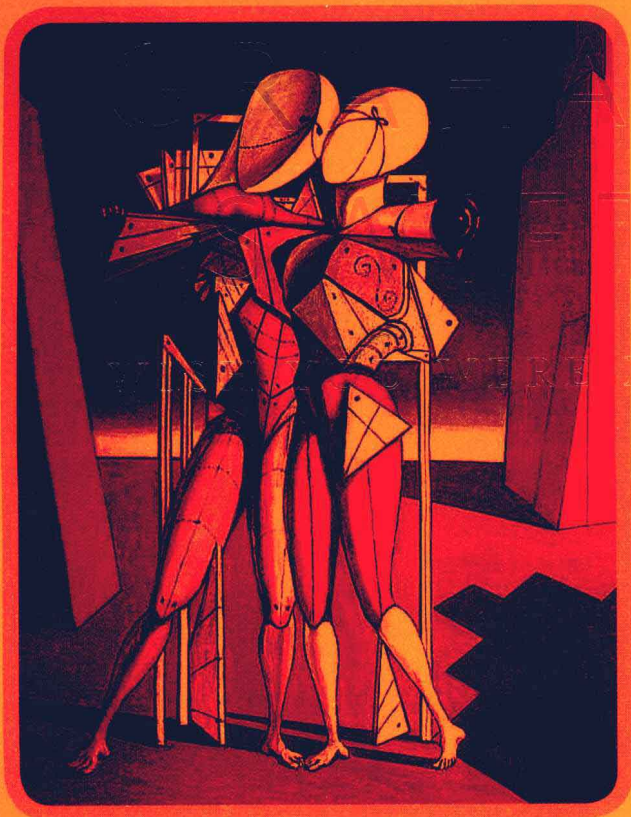
唯愿你在此

「英国」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著

于晓红 译

21世纪
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2012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WISH YOU WERE HERE

唯愿你在此

〔英国〕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著

于晓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6782

Graham Swift

Wish You Were Here

© 2011 by Graham Swif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愿你在此/(英)斯威夫特著;于晓红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09582-7

I. ①唯… II. ①斯…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8729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赵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9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2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82-7

定 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第一章

疯病一旦生根发芽,杰克想,便狂无止境。那些专家们不是说它可能多年后会在人类中爆发吗?这不,它现在就动怒于他与艾莉了。

六十五头看似健康的牛统统殒命于仓促的灭杀令,留下沉默与空虚,寂然如妈离世的那天早晨,愤怒的思缕在浮游弥漫:唉,他们要是对了也罢,那些专家们,哪天真的来个该死的疯狂扫地岂不更好,否则这悲哀的大折腾都枉费了。

如此往后。

健康的牛。完好的肢体、乳房和蹄——还有脑。“依我看,根本没有一头是疯的。”爸说,好像是讲一个他难得的笑话的开场白,他脸上绽开的笑容就是证明。可他的脸总是一副笑相,没变过,这些他可能说过的话,那种抖包袱一般的妙语,其实根本未曾脱口而出,但杰克心想他现在听见了这些话语。或许,这是他给自己说的无言的笑话。或许,他刚回味出爸的那个笑话:“我们一定是疯了。”

如果说杰克的爸曾经用双臂搂过他的两个儿子的话,这就是个场合。他的双臂很长,足以搂住儿子们宽阔的肩膀——两

兄弟都出自同样的勒克斯顿大模子,尽管年龄差距有八年。汤姆那年十五岁,但长得很快。而杰克,虽然他有时想隐瞒这个事实,甚至逆转生长,但他已经高出他的父亲足足一英寸之多了。

他们三人站在那里,好像是仅存的生命,在杰布农场的院子里。

但当时迈克尔·勒克斯顿没有用手臂搂住他的两个儿子。他只是干了一件事,自从他的妻子死后才开始干的事,偶尔如此。那就是他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脚,盯着脚下的大地,啐了一口唾沫。

杰克最后一次看见那个院子,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现在从楼上的窗口看着灰色的大海,盯着暴雨横行的天空,可恍惚间,他只看见烟与火。

六十五头牛。转眼便是毁灭(根本别指望赔偿的许愿)。在某一时刻,毁灭发生在不是很遥远的未来,其实自从维拉·勒克斯顿死后,毁灭就悄然地缠绕上了他们。

整个英格兰都有牛发疯。要么就是出于恐惧与疾病的危险,上百头牛一同被推进焚化炉。谁能想象过这个?谁能梦见过这个?牛毕竟不是人,这是事实。当麻烦找上门时,至少你可能会想,虽然是微小的慰藉与宝贵的微弱之力:唉,现在轮到我们的了,尽我们的所能吧。

多年后,正是在这海边别墅中,杰克打开电视,他说:“艾莉,快来看看吧。快来看,快!”在德文郡的雾沼泽,堆起了一个大柴堆。上千头牛堆积在上面,还有上千头牛在地里腐烂着。那庞然大物日夜燃烧。在杰布农场,虽然隔着远山,也必定可见那烟雾。更不用说随风弥漫的气味。有人出现在电视屏幕

上——又一位所谓的专家——说是焚烧疯牛依然可能将大量的未检测出的 BSE^① 因子释放到空气中。疯牛病已经有十年之久了,而这一次焚烧是因为口蹄疫^②。还没有传染到人的说法。目前没有。

“嗯,杰克,”艾莉抚摸着他的脖后,她说,“咱们走对了一步吧?咱们不是走对了一步吗?”

可他觉得有必要抗拒一种奇怪而相反的情感:他应该在那里,回到杰布农场,全力投入;那才是他的本位。

先是疯牛病,然后是口蹄疫。这该是什么样的概率?这些电视画面看上去像是地狱景象。火焰蹿入夜空。即使如此,牛不是人。仅仅数月之后,杰克再次打开电视,呼叫艾莉来看,正如所有的人,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会大声呼叫隔壁房间里的人:“停下你手里的事儿,快来看看这个。”

更多的烟雾。不是腾升自熟悉、记忆中的山丘,而是来自世界更远之处的硝烟^③。虽说杰克首先想到——或许说是随后想到——怎么说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合情合理的:嗯,我们在这里应该一切安好。在这里,在怀特岛的海滨上。而电视似乎挣扎在一片混乱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令人震惊的相同顺序的报道,仿佛报道的内容可能不是真实的一般,他走到室外,俯视营

① BSE 是牛海绵状脑病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俗称疯牛病 (mad cow disease), 主要特征是牛脑发生海绵状病变, 并伴随大脑功能退化, 临床表现为神经错乱、运动失调、痴呆和死亡。1996 年 3 月 20 日, 英国首次证实了 BSE 病例。这种传染病据信是由于朊毒体 (prion) 引起的, 并且可以通过喂食含有疾病的动物的骨粉而传播

② 口蹄疫 (Aphthae epizooticae, 俗称 foot-and-mouth disease) 是牛和猪的一种非致命性病毒传染病。2001 年在英国爆发的口蹄疫导致大量的牲畜被屠宰。

③ 指 2001 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 9·11 事件。

地,仿佛将信将疑地期待一切都会消失。

三十二个白色单元。个个安然无恙。其间的草地上,散落着几个悠闲的人,可能还毫不知晓。而每一辆露营车内都有电视,有的电视肯定已经打开了。消息一定正在传播中。在船吧里,在沙滩咖啡馆里,消息一定传开了。虽然是九月初——是晚季——却正是美丽、晴朗、金秋的好天气,大海平缓,微笑般蔚蓝。至少到日前为止,人们会庆幸自己选择了天气完美的一周。

他内心澎湃着不由自主的责任感、保护感。他是负责人。他该怎么办——走下去,安抚他们?万一他们开始恐慌。告诉他们没关系?告诉他们一切都好,只管继续度假,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度假,而且已经付了钱,不该让这个消息搅和了好时光,应该继续开心享受。

可是他接下来想的——也许这才真正是他的第一个念头,刚才被他压制住了,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想法,只是一个冰冷而隐晦的预感——那就是,这对汤姆可能会意味着什么?

他现在透过瞭望别墅的卧室窗口看着同样的景色,但天气既不晴朗,也不宁静。乌云迅速布满侯恩角的上空。一股十一月的强风正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壮大。大海的灰色中泛着白点,似乎是个从右向左、从西向东行进的庞然大物,正在进行某种大撤退。大雨噬咬着他面前的窗户玻璃。

艾莉出走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她离开的时候,天气还没有如此狂暴。她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停下被风摇动的切诺基,坐在暴风雨中。也许正在重新考虑她的选择。也许她已经做了她说过要做的事情,正在回来的路上,但必须慢慢地开车,在狂暴的雨中打开车前大灯。或许在回途中——谁知道呢?——跟在一辆警车后面,不仅开着车前大灯,而且闪烁着蓝色警灯。

重新考虑她的选择？可她先迈出了这一步，说出了那些话。在他看来，目前的局面已经明朗，尽管风雨模糊着视线，而杰克的思维却异常清晰。她有自己的一套钥匙，当然。她只需抓起她的手提包，走出房门，但她可能会想起另外一套钥匙，那就是杰克肯定不会忘记的钥匙。她想到过吗，哪怕是现在刚想起来？艾莉通常是两人中思维敏捷的那个，而杰克是慢半拍子的那个。

“艾莉，”杰克想，“我的艾莉。”

他已经从楼下的枪械柜里取出猎枪——那套钥匙就插在锁上——把枪拿到楼上这里。它就那么躺着，上了膛，在他身后的床上，在白色羽绒被上。他有一个装有二十五颗子弹的弹盒（有些已经揣进他的衣兜里），以防有警车，以防有不测。这是第一次，杰克想，他从来没有把枪在床上放过，更不能想象是他们的床，就凭这一点，它本身就必定意味着什么。他透过窗口张望时，能够感觉到身后的枪的重量，在羽绒被上压出一个凹痕，好像它是个小小的、沉睡的身体。

嗯，不知怎的，他们从来没有要过孩子。现在，倒是少了个复杂因素。他注定是勒克斯顿家的最后一个了。唯有一个终极复杂的因素——牵涉到艾莉——他也再三考虑过了，严肃地、认真地。

这就是为什么他站在这里，在这暴雨鞭笞的窗前，这是瞭望的最佳地点：看蜿蜒的狭窄小路，灯塔山，小路通向这座别墅，现今别无他用。这样他能耳听八方。这样他能眼观六路，要比在楼下快一点点，那深蓝色的车顶从高垠上方露出，然后，当切诺基拐上第一个急弯的时候，便看见它的鼻子路过那个古老的礼拜堂。在过去的三天里，那辆切诺基已经走过了如此多的艰难历程。

他下面的小路，流淌着水，好似在滑动着。

当然,她可能根本不回来了。这是另一个选择,而且可能是她认真考虑的一个选择。鬼知道她还能有别的地方可去?

全疯了,杰克想,他大脑的一部分从来没有如此清醒过。虽然大雨模糊了窗户,但他透过窗户看着右方不远处那一排排被风吹雨打的露营车群,越过眼下斜坡,一直眺望到海角的低洼处。现在那里全是空空荡荡,当然,因为是冬季。

“唉,至少这是发生在淡季。”

艾莉的话,居然吻合了他自己的秘密一闪念,虽然只是一瞬间,但也令人羞耻。

他看着那些露营车,甚至现在还感觉到它们揪扯着他的心,就好像是风吹打着它们那薄薄的、发抖的框架一样。三十二个颤动的单元。向左看,是上了锁的营地办公室、洗衣店、空荡的商店——格栅落下,窗板钉牢。在沙滩尾路是大门的入口处,标牌在上面摇晃着。

甚至现在,尤其是现在,他都感觉到那种揪心。“瞭望露营车园”,是根据这座别墅命名的(或者说两者合而为一),而别墅反过来是根据它过去的用途命名的。他感觉,现在独自一人,好像是个绝望的海岸警卫员。艾莉说他们应该换掉“沙滩”这个老名字。他说他们应该保留老名字,为了商誉与连续性。他们将老名字保留了一年。可是艾莉一心想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一扫过去的痕迹。名叫沙滩的露营车营地一定多得数不清,她说,叫“瞭望”就不同凡响。

这个名字能有两种用途呢,他说,“当心^①。”——他试图开个玩笑,他父亲曾经爱说的那种板着面孔的玩笑。

① “瞭望”的原文是 Lookout,口语里也有“当心”的意思。

艾莉耸肩。那么,他不喜欢这个别墅的名字喽?毕竟,这个名字不是他们起的。瞭望别墅(通常简称“瞭望”)。他们总可以给别墅改名。艾莉一贯主张变化。她成为他的妻子了。她朗朗地笑——把她的姓改成了勒克斯顿。

但他们没给别墅改名。也许应该改的。在新季节开始前,无论是信签头、广告册、大门招牌,还是简单的事实,这个营地就叫“瞭望园”,这是为了保持一致与新颖,而且艾莉觉得它听上去比“沙滩”好。

现在是瞭望的时候了,没错。

第二章

我的艾莉。她把自己的姓改成了勒克斯顿(终于),正如他的母亲曾经做过的那样。“勒克斯顿”,他的母亲总是这么说,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姓氏,甚至是个带着荣耀的姓氏。

杰克和汤姆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只是因为两人年龄相差八岁,时间有早有晚罢了。汤姆出生后,更因为这是关于两兄弟的故事,而使故事本身获得了双倍的力度。维拉一贯担当着故事主讲人的任务,她认为对于成长中的男孩子们来说怎么合适就怎么讲——其实故事内容不多。他们的父亲也许知道得更多,虽然故事本身,一板一眼的,已经如同刻印出来的版本,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完全掌握事实真相。

杰布农房里保存着一枚勋章,在楼上那个叫做“大卧室”的房间里:一枚银质国王头像,系着红蓝两色的缎带。每年一度,在十一月,勋章都会被拿出来,抛光(这是维拉的活儿,一直做到去世为止)。依然是维拉,分别给杰克和汤姆单独做最初的展示。在马莱斯顿村的万圣圣公会的外面,有个十字纪念碑,上刻着“1914—1918”和七个人的名字,人人可见其中有两个是勒

克斯顿：“F. C. 勒克斯顿”和“G. W. 勒克斯顿”，而且“G. W. 勒克斯顿”的后面还刻着字母“DCM”^①。

从前，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在索姆河^②一带的谷地，当草地上野花怒放，昆虫在高高的草丛中嗡嗡忙碌时，勒克斯顿两兄弟在七月的同一天丧命。当时的具体过程永远无法知晓，其中一个兄弟挣得一枚杰出勇敢的勋章，而另一个只是被子弹打烂罢了。他们的指挥官，海斯上尉，亲眼目睹了这个英勇事迹，当夜便急切地记录下这个事件，并附上他的推荐，希望会有个好结果——来自这不堪用语言描述的一天。虽然他知道自己手下有两个勒克斯顿，乔治和弗雷德，但他从来分不清到底谁是谁。全副武装并戴着钢盔，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孪生子。他们所有的人，他有时想，看上去都像是孪生子。

不管怎么说，勒克斯顿家的两个男孩都死了。所以，上尉当时选择了乔治（这是个更爱国的名字），打算第二天早上再核实，如果他还有机会的话，赶在正式报告送出之前，那天晚上他要忙碌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他永远没有机会了，因为到清晨七点（又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云雀啾鸣），他再次吹响了哨子，这一次只不过是在服从一个枉然的命令，而整个战线的其他区域已经取消了这道命令，哨声响后不久，海斯上尉也死了。

因此，是乔治，而不是弗雷德，获得了二级勋章——这是仅

① DCM (Distinguished Conduct Medal) 为杰出行为勋章，是英联邦军队授予战地战士的二级勇敢奖。

② 索姆河 (The Somme River) 位于法国北部，索姆河战役 (1916 年 7 月 1 日—11 月 18 日)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双方伤亡超一百万人，是一战中最惨烈的阵地战。

次于 VC^① 的级别(维拉喜欢指出这一点)——而两兄弟从未有过任何争议。

无论是当时活着的,还是后来出生的勒克斯顿家庭成员,没有一个人对这种引用,以及刻在石头上的定论提出过任何异议。更无他人对此有所争论,而且,也没有人暗示弗雷德是任何类型的窝囊废。他们两人都是自告奋勇的英雄,为他们的国家捐躯。每年十一月,都有一群人聚集在马莱斯顿的战争纪念碑旁,虽然人群在逐年缩小,但他们总是心照不宣,把纪念碑上那七个人的名字都看作是英雄的名字。许多名字不在上面的人也是英雄。对于村民姓名的代表性(唯有勒克斯顿家有两人碑上有名)也许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尴尬性,关于乔治的 DCM,更有特殊的尴尬性——仿佛他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单手夺下一挺敌人的机枪,克服重重困难地抓住它(海斯上尉就是这么写的),直到他被交火打倒。反过来说,不褒奖这样的事迹,那该是最没劲的事了。事实上,正是因为乔治·勒克斯顿和他的 DCM——甚至远在另外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马莱斯顿村和邻村的村民都会在十一月时,佩戴着虞美人花聚拢来,要不然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勒克斯顿家人本身,当然,必然年年到场。乔治·勒克斯顿(不能忘记弗雷德)是村里的英雄,没人(哪怕是隔壁韦斯科特农场的吉米·梅里克)能够否认他是名声大震的勒克斯顿。

现在,只有杰克知道当年维拉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他从来没有明确地与汤姆核实过。再说,他没有任何理由假设汤

① VC(Victoria Cross),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英联邦国家的最高级军事勋章,奖励给对敌作战中最英勇的人,可授予军中担任任何职务、任何级别,以及执行军事命令下的平头百姓。

姆听到的不是一模一样的版本。母亲给杰克说的是简明的事实——骄傲而英勇，一个出自女人之口的男人故事。杰克后来认为，这样更好。要是换了他爸，准会讲得含糊不清、颠三倒四。讲故事的时候，她仿佛是勤勉的博物馆馆长，会把勋章摆在他的面前。杰克记不清他当时有多大，可能太小而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经历一个专门为他安排的成长仪式。早年的某个十一月初，盖伊·福克斯篝火夜^①的前后，他们会在巴顿地的坡顶上点燃一堆篝火，他爸（那时还只是一家三口）会事先在柴堆上洒些煤油。所以，杰克脑海里的纪念日^②，总是与火焰和烟花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任何时候，母亲讲娃娃兵方面的故事都绝不夸大其辞，更无贬低之意。可当她讲完故事时，或者杰克认为她讲完时，她会添补些内容，到了后来，杰克才意识到那完全是她自己要说的话。这就是乔治和弗雷德的故事，母亲说，事情就是这样的：虽然只有乔治赢得了一枚勋章，但他们俩同是勇敢的人。假如母亲还接着讲的话，还会说，这两个男孩子（她指出他们只不过还是孩子）要是战后能够一起回家，一个有勋章，一个没有，那会怎么样？她敢肯定，结局是这样的：在走下山坡之前，他们会在

① 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 1570—1606）生于英格兰约克，天主教阴谋组织的成员，该阴谋组织企图实施火药阴谋。福克斯参与的阴谋组织计划刺杀詹姆士一世和英格兰议会上下两院的所有成员。为了完成刺杀，他们准备在1605年议会开会期间炸掉上议院。福克斯主要负责后一阶段计划的执行。但是，在未完成任务时被发现。福克斯在后来的审判中被处死。

② 纪念日（Remembrance Day）又叫阵亡将士纪念日，订立于每年的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结束，故原称“停战日”），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战争中牺牲的军人与平民百姓的纪念节日。

马莱斯顿路顶的大门前停下来,乔治,有勋章的那个,会从口袋里掏出勋章,掰成两半。然后他会说:“在咱们接着赶路之前,弗雷德,给你这个。”便给了兄弟半块勋章。“我的就是你的,”他说。接着他们一同走下山坡土路。

杰克的母亲给他讲这段附加的、想象性的故事时,是早在汤姆出生之前——很久以前,事实上,那时根本没有人会想到,怎么可能还有个汤姆。杰克是维拉的孩子,独生子。另外一桩异乎寻常的事,就是你无法将勋章掰成两半。杰克感到费解。杰克会握着勋章,无论当时他的手有多大。最近,他再次把勋章握在手里,握在比原来更大的手里。多年前的真理现在依然是真的。你无法将勋章掰成两半。它是银制的。哪怕你有一副最有力的钳子,也无法将它分成两半。

可他的母亲说过,要是巧克力块儿能掰开的话,就能分勋章。

杰克最后一次佩戴着虞美人花^①,站在马莱斯顿的十字纪念碑旁,是一九九四年的十一月,那天除了是纪念日,更有使他记忆犹新的其他种种理由。父亲跟他在一起——或者更应该反过来说他跟父亲在一起——但是在这样的一天,汤姆却不在,他在这种场合上首次缺席。汤姆,再过几周就满十九岁了,此刻却无影无踪,因为他参军去了,一个虽然很简单,但却高度复杂的

① 人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佩戴红色的虞美人花,是根据加拿大军医约翰·迈克尔雷(John McCrae)的一首诗《在法兰德斯战场上》(In Flanders Fields)而来的,法兰德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那里盛开着虞美人花,花的红色代表了壕沟中的鲜血。现在用于纪念活动的虞美人佩花多为塑料制品。各个国家的式样略有不同,英国的有绿叶陪衬。

原因。

出席这样一个不可逃避的、每年一度的纪念仪式,至少可以说是件尴尬的事,但这还远远不是那个遗憾之日的唯一负担。

维拉也不在场。她死了将近五年了。她的坟墓就在附近的教堂墓地,仪式结束后,他们就会到她的墓前站一会儿,依然戴着虞美人花,好像她也是在索姆河如野草般被杀掉的似的,这个过程已经变成勒克斯顿家族纪念日仪礼的一部分。那一天——只有杰克和他的父亲——如期履行了这个过程。

聚集在纪念碑旁的人群中,也萦绕着一种尴尬,或许是格外的严肃气氛(虽然那是一个美丽而清爽的早晨),这与汤姆的缺席有关系,不亚于近年来该地区农场遭受的破坏——战争似的疯牛病依然肆意猖狂,虽然高峰期已过。从多方面讲,后遗症与病的爆发同样糟糕。在官员们鼓吹恢复正常和“发病率下降”的同时,人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也许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每年大家都会想象一下勒克斯顿兄弟和其他人战死的那个不可名状的战场,可他们脑海中更容易浮现的画面却是近几次的灭杀令和屠宰,还有由此而生的悲哀与艰辛。

汤姆·勒克斯顿到军队中去寻求未来,其实,你真的不能责怪他。

杰克记得那个纪念日,不仅因为那是他和父亲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还因为父亲在这个场合,没有按照通常的礼仪请他到王冠酒吧喝一大杯^①啤酒。一年一度,唯有这一天,迈克尔会给他的儿子买一杯酒,而且他的做法带着几分不自然的固执,好像那两个早就死了的年轻人不知何故还栖息在他的良心上。或许对于勒克斯顿家族来说,这一天的神圣意义更浓厚,他喜欢在村

① 这里的一大杯是一个英制品脱(pint),等于568毫升。

民面前显示一番。

整个程序都被精心地遵循着。每个纪念星期日^①，迈克尔都会穿上他难得一穿的西服，杰克知道那套衣服还是迈克尔的父亲的，而杰克，等自己够了年龄与资格的时候，便穿上母亲专门打发他到巴恩斯特珀尔的伯顿店买的那套西服。在最后一个纪念日，那套西服已经不大合体，但完好如新。穿它的机会很少。

迈克尔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奶农，家里有英雄，他感到别扭，同时又不情愿地得到了特权。他将这两种情感都溢于言表。穿西服的时候，他一副不情愿的神气，好像这整个演示只是为了剥夺他的宝贵时间，哪怕是在星期日的早晨，在农场上。他会佩戴上他的虞美人花。然后拿起维拉事先抛光好的勋章，几乎是隐秘地放进胸前的衣兜里。他的母亲，杰克记得，总是投入更多的激情，不仅抛光勋章，而且事先买好虞美人花，别在西服上以后再检查一番，好像它们是士兵一样。而她在血缘上并非勒克斯顿家的人。

维拉死后，一切都变了，这一年一度的大事又增添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程序。但一直不变的是喝一大杯啤酒的姿态——而且在维拉死后还包括了少年汤姆。

他们在王冠酒吧绝对不是常客。假如是常客的话，那么佩戴着虞美人花、穿着西服、在每年十一月走进酒吧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

喝酒，迈克尔常说，就是把钱咽到肚子里。至少他没有走上

① 纪念星期日 (Remembrance Sunday) 是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最接近十一月十一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在英国，虽然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将按国际惯例遵守两分钟的沉默，但主要的纪念活动是在纪念星期日举行。